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十七

宋 江少虞 撰

忠言讜論

薛師正

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陜西兵討戎瀘蠻拔數栅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實後有立功大

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師正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

澠水燕談

錢若水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人偵候狀言賊已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萏

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乏軍食太宗大怒立名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趨入禁中二府皆退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伺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

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未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名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涑水紀聞

王文正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相將率百官稱賀王魏公獨言不可數日方朝飛蝗蔽天真宗歎曰使百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二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忠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將授之王魏公曰堅執不可曰後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拒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澠水燕談

賈黃中

賈黄中乃造華夷圖丞相晚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闕頭
及第李文質昉以詩贈之云七歲成童古所難賈家門
户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卷經書誦古端見榜不
知名字貴登筵求試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
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參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
按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鑰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
十櫃乃闕 國闕 所遺之物闕 隷於籍數不可計
公亟集僚吏啟其封悉集之表上上歎曰貪黷者籍庫

之物尚冐禁侵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闕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䘏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當記之玉壺清話

趙閱道

趙閱道為人清潔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並二闕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

仁闕 許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涑水紀聞

呂晦叔

馮當世孫和甫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固問之晦叔方為開析

可否語簡而當帝納之三人亦莫能為也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而同僚或辨之

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弟也嘗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大急知人不明耳

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悞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戮及先人發掘丘隴豈得不預我事耶並涑水紀聞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日因登對言及家世及履歷本末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陛下擢任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冠裳亦有先臣之田廬家事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廟徐曰亦有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鬯尚虛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廟改容頗嘉其意後遂叅柄用

倦游雜録

王著

太宗朝有王著者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内侍持書示著每以為未善太宗益刻意臨學而著對如初或詳問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絶超越前古以為由著之規益也涑水燕談

田諫議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圖娓無稽古深學舊有覽但記分明事類繁碎難檢今諫臣以治亂興

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田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
曠濶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平太原逮兹二載
未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
民為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皇王之治陛下宜念之
上嘉納錫真得鯁直之體而此事尤難為奏趙普當國
錫謁於中書曰公以元勲當國宜事損儉今羣臣書奏
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體也諫官章疏令閤門塡狀
大弱臺憲之風尤為不可也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

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為意絶無私請
上厚卹之玉壺清話

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
大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
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採經史
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
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少缺失方在思慮錫

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以其子將作監主簿遠慶餘慶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勸故事諫議大夫卒無贈典范蜀公蒙求

王安簡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推州河北咽喉先朝用才如何承炬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令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太厚非制虜之術公為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事

仁皇急遣使為止之罷尭佐官景靈二使東齋記事

程文簡

程琳知開封府决事如神是年冬司天上明年正旦日蝕既此所謂三陽之始人君所忌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為然琳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上之象今有所蝕盖由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正可以免之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何以答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此本朝名臣傳

韓魏公

蔡挺在樞密院日有廢馬監之議朝廷遂遣蔡確出將度利害確以可廢聞上以謂所得（闕）利給官吏與兵卒猶不足則國家所費亦大不如廢之便公聞之曰馬監之為國利豈少哉不惟馬之蕃息足以備緩急之用又足以振四夷之聲勢（魏王別錄）

李南陽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為奏

願陛下選將帥中威勇有謀敦龎多福克荷功臣名者授宸算付鋭兵俾往征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以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蹔駐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邊霜朔刃朝塵夕埃翻龍鳳於旂常擁貔貅於鑾輅勞侵𧏡扆土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疾求退士論嘉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

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不敬魯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白於上而禁止此戲遂絶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嘉祐中仁宗自内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横無由禁止今後一應内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笄一枚上綴巨蚌珠爍然不知

其數禁門舊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法奏遂放之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來所降勑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勑為治世之大公也臣聞禁門近日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勑既為無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

既而又不報公不免又疏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也司魏瓘為尹丞君父詔旨輙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輙敢爾況九州之遠乎欲乞重貶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職不能螢悟清衷亦乞罷黜魏由此降越州時有感事詩曰鐵冠持白簡藩棘聚青蠅謝上表畧云狂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終須先伐才者愛之湘山野録

二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為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終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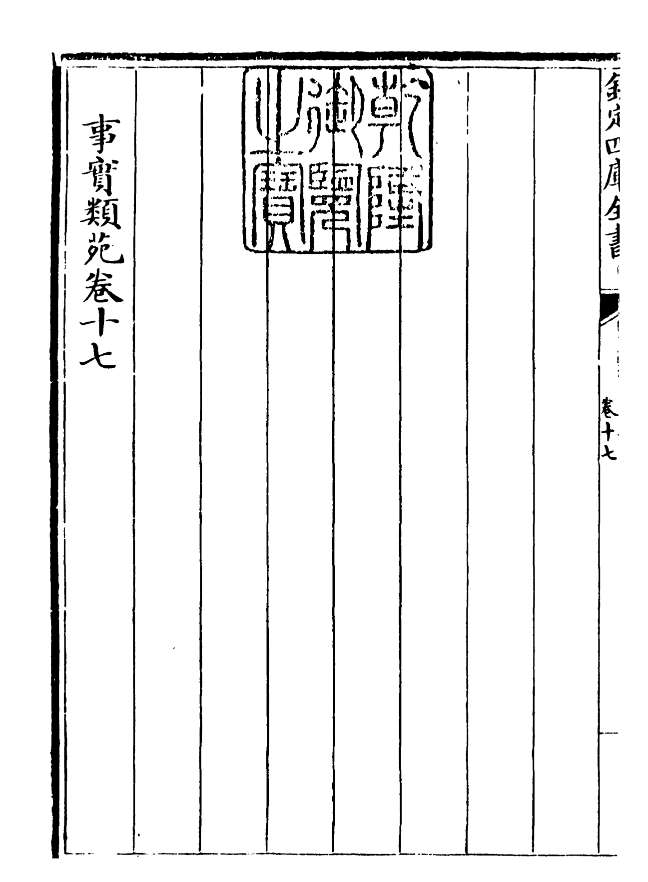
仁宗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奸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翌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

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巨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挿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誇侈中爵金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鬬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

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驚上目遽爾有薄
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
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初陳狡猾彼非一偷
威與賣利班次推甲乙是唯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
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
公奚以身自卹君旁有側目喑啞橫詆叱指言為罔上
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心尚不避刀鑕雖命禦魑魅甘
且同飴蜜既如勿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諭奏

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為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為
異物内外臣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𧶼執左史
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
介言或以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亟
許遷英山衢路有嗟咄翌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
連諫官去若懐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鷸英州五
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
途風波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饑僕時後先

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黄柑雜丹橘萬室通�におい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竒怪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懐沙自沈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茲别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知者少故今盡録焉出東軒筆録



事實類苑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事實類苑卷十八　　宋　江少虞　撰

典禮音樂

皇后合食太廟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爲禮官建言皇后廟孝章淑德章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議者凡十七人自夢得武平仲祖楊侍講向龍圖原甫景彝聖從八人以爲當食太廟永叔楊叔子華長文子方包希

仁錢資元盧公彥并鎮九人以爲當從持國論卒爲二議以上朝廷以爲日近且依舊合食須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詞大主其所議自後亦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又何必爲別廟哉其議論之難合也若是出東齋記事

僖祖廟爲始祖

熙寧五年十月太常禮院言奉旨詳定僖祖主祧遷者切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至於順逆之大倫非敢違天

而廢古請僖祖爲太祖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
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
有遠而無遺西周之王斷自后稷以下者非絕其以上
而遺之以其自有本承之故也若尊卑之佐先後之序
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
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有廟與
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於夾室替祖宗之

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在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迺無成憲因而制禮實在聖時乞以所奏付之兩府詳議而擇取其當詔合宫廟祧之廬蓋有典彝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薦我哲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瞿然敢不祇服宜依所請於是元絳等議云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

尊祖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后稷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從之熙寧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勑命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各以南北爲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

藉田

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禮文所言國語云王耕一𡊮庶人終於千畝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藉

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中非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畆置藉田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五谷之外並植菜蔬各種藏氷一歳祠祭之用取具焉并從之

祀明堂

元豐三年七月詔曰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圜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圜丘配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

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固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臣悉皆罷祀

郊祀

四月詔親祀北郊依南郊議如不親祀則上公攝事見是奉祀禮文所言天地合祭自漢元始間以禮樂既合有合而祖夫婦共牢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體之誼後

漢光武魏文帝晉元帝唐武德以來皆因之殆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上帝既設天皇地祇位稽之祀典有所未合於是翰林學士張璪言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覾之夏至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易之禮也議者以當今萬乘儀衛

加倍於古方歲夏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又失所以祀地順陰陽之義必不得已臣以為宜即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有存焉禮官請如瑑議上批張瑑之議在今所宜固無可易元豐六年冬至祭上帝昊天於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制曰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之祭祀以禮意寖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刺六經之說考諸儒之言廣緝衆議是

正鉅典陟配烈祖對侑昊穹於時建太常之旂備金玉之駕迺垂冕旒以昭萬國之觀瞻迺服大裘以考前代之故事衮冕行事至是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元豐

聖訓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詣閤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為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即批付中書授臣將

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余所上書畧曰予嘗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葢下宮之難屠岸賈殺趙同趙括趙朔趙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兒袴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則號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啟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他嬰匿於山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全真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

伯其後爲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中山真定則古之趙地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太祖啟運太宗承祧真宗紹體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纘業嚮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𦙶褓子然之孤使得以全則承祀無餘育矣又豈能昌熾以至於此故臣深以爲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痛悼雖當時趙武爲嬰服喪三年爲之祭祀春秋祀之世世勿絶然今不知其

祀之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復舉或舉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凡兩遇甲子百二十二年於兹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襃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啟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徳甚厚則趙宗之有繼皆自二人爲之也何况二人皆精誠忠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游於

太虛而百世不滅故乞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於令甲永為祀典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於二人者矣 青箱雜記

嫡孫傳重服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後倫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景祐中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衆生子

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爲禮官景文遂令三人各爲議狀不疑曰初常傳重誤也宜改正之使遺爲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爲當接服若曰父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一尊親而爲兩等服也予謂石氏子孫宜依禮令不得傳重且爲本服自令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爲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

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令處之也豈可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方決而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耶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仍請著爲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武臣持服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琦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議官議唐子方爲諫官與諸御史皆不與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

堂後署唐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乃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爲高夢得坐子方旁不覺歎曰儁也卒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於臺諫官竟爲兩議以上遂詔閤門祇候内殿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故投於

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齊送醮
祭之具頗爲州郡之擾乃下道籙院裁度才留二十餘
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
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火滌洞鼎州桃源洞
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寧武夷山昇真洞
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
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
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

潭華州車湘潭所罷處不可悉數子常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玉簡以堦石制東齋記事

婚禮坐鞍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鞍馬父母謂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為爾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茍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之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

今岳書儀十巳廢其七八其一二僅存於世者皆苟簡麤略不知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爲盛禮耳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皆咨嗟以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

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 廬陵歸田録

蜡臘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日爲臘而以前土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爲宜下太常議而謹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戌臘日

正冬朝賀上壽

淳化三年正月朔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禮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殿羣臣上壽國朝以來正冬朝賀御正殿即以退御大明殿羣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禮皆以法服設官奏萬舞酒三行而罷

宣祖配天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宣祖皇帝配有司因請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

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彗星見罷祀南郊

太宗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鎬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至熙寧五年將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八蜡小祭也或可以變異廢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以爲然出事實

祭大社

太祖初有事於大社時國初墜典多或未修大祝文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謄録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儀撰者文曰維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於大社謹仲秋仲春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萁嘉薦醴殽備茲庶品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

類資以含弘方直所以著其守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尚饗遂詔議定其儀制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祭之際作雍和樂大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凡薦奠尊罍之儀並如圜丘事具本式請大社所執樽者舉幕贊酌醴太常卿引皇帝於大社神座前捧爵跪奠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玉壺清話

兩制攝事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爲内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熈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怡聲不辭醉明年强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東軒筆録

祀太一

太宗時建東太一宫於蘇村遂列十殿而太一五福二太一處前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裳天聖中建兩太一宫前殿處五福君太一太遊三太一並用通天

冠絳紗服之制餘亦道冠霓裳熙寧五年建太一宮内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畫服道天絳紗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爲相又勸肅宗親祀太和中監察御史舒元

與論列遂降爲中祀㑹昌中李德裕爲相復爲大祀宣宗時又降爲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彦昭因歲旱禱雨獲應又升爲大祀

郊廟讀冊迴班

故事知廟祀讀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宫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

澠水燕談

醮祀御寶

真宗皇帝嚴於醮祀之事其奏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御寶止用御前之寶慶歷中下學士院别置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祀則用之東齋紀事

朝獻朝饗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宫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曽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宜在廟後若後為尊

則景靈宫不宜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宫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寳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宫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筆談

雲韶部

開寶中平嶺表有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令習樂之簫韶部後改名雲韶部內宴則用之

鈞容直

太平興國中擇軍之善樂者名曰别龍直游幸則騎而導駕後改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焉

河市樂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侈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

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
夥倡優雜户厥類亦衆率多俚鄙爲高之伶人所輕誚
每宴飲樂作必效其朴俚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
迄今優俳常有此戲王沂公筆録

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事實類苑卷十八

事實類苑卷十九

宋 江少虞 撰

典禮音律

協律

燕龍圖肅判太常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求天下知音律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三百

黍而徑乃三分四釐六毫與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二十黍皆謂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知之因收方響一箇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者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雖無千七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耳其法則是矣王原叔胡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授庶祕書省校書郎不究其說而庶房玄齡之

後其爲人簡脫嘗與鄉薦然好音宋京田元君薦而召之是時臣下亦已得雅笛二與庶笛同又嘗於雄州王臨處收得界笛一比太常樂下四律教坊樂下二律而高於堂上樂一律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大府尺長三分以之定律與唐樂聲同大府之尺定律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其黍用房庶法爲律以考之其爲至當不疑矣其黍一稃二米者

二

世言王朴爲樂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依常鐘磬皆無疑識用横黍尺制律命鐘磬而誌刻之太祖患樂太高和峴用影長尺方能下律樂比唐爲高五律矣今太常鑄鐘最大者黄鐘庶之黄鐘誌刻乃下林鐘餘鐘率皆如此李照則多鑱磬削鐘以合其律而鐘磬又異朴時雖非大聲而其器不完矣惜哉

三

君實與予莫逆之友也惟議樂爲不合君實以胡瑗一

黍之廣爲尺而後制律乎用房庶一稃二米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爲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合以尺而生律者律爲十分三氂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爲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者九十分黄鍾之長加十分以爲尺凡律皆徑三分圍九分長分積千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損益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三分損益之而十一律積實相通之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莫能決遂變碁以決之君實不

勝乃定其後一十年君實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戲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邪將戲詎抑遂莫所執不敢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戲詎矣（並東齋紀事）

鼓

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

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等殺理或然也必漢
時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幾
壥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其圖以獻者一鼓而爲
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擊乃於縣内别置散鼓國朝
仍之却於宗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鼓靈
鼓路鼓並當擊考而散鼓請準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
不言鼓制之是非甚可惜也東齋紀事

二

吾聞羯鼓録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絶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迹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矣

三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是杖鼓曲也

琴

秀水祥符院僧智和畜一古琴琴徽碧石細紋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刻李陽氷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溟

夷島產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此作琴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皆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置響泉之名見勉本傳元祐末智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付太常收管好事者時時取鼓之非他琴比也

二

錢塘沈振畜一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韻清古月澄風勁三餘神奬泛絶機靜雪

夜獻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
知政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斵鳳沼内書
貞元十二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聲極清越山陰陳
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之後三十年
聖與官太常會振侄述鬻氷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
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道清轉落於太一道士楊道英
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秘之或以爲晉陵子杜
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

人也並澠水燕談

三

盧氏雜説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

義耳

四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曽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呉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氷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爲此琴篆文甚

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喻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筆談

鐘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制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李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

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髙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笑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爲笑而樂成竟不用

二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鑄寫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

作其銘曰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欝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而仁廟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不用並歸田録

今太常鐘鎛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鐘匾而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鳬氏所載惟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横括掛之横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礙横括以其横括所在也則有横之義也其横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鐘鎛校

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鐘則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鐘可以掉蕩旋轉則鐘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鐘今尚在錢塘子羣從家藏之

磬

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簴散失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以補樂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以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真必常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既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二

國史纂異云潤州曽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黄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令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憯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律吕

漢志隂陽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八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吕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賔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吕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賔清宫生大吕清宫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吕自午至亥爲隂律隂吕凡陽律陽吕皆下生隂律隂吕

皆上生故巳方謂之律謂之中呂言隂陽至此而中也至午則謂之蕤賔陽常爲主隂常爲賔蕤賔者陽至此而爲賔也納音之法自黄鍾相生至於中呂而終謂之陽紀自蕤賔相生至於應鍾而終謂之隂紀蓋中呂爲隂陽之中子午爲隂陽之分也

二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

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筭立成法耳别有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
常有人於土中得一朽敝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

乎脛廟也

凱歌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

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𩨆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兒軋一作斡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嵎津陽門詩注云

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樓楣上有唐人横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並筆談

歐陽公歸田録論王建霓裳調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余嘗覩唐人西域記云龜兹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凉州甘州皆是龜兹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宫聞樂歸以笛寫其半會西凉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同按之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出西清詩話

抛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曲十餘闋爲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抛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黄昏曉未休玉指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繡毬堪恨誰家幾帝王舞茵㨾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歌曲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

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知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

露朝日魚麗知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鄀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申宜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王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

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歌舞

古人飲酒皆以歌舞屬獻壽尊者亦往往歌舞長沙王小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太宗亦自起舞屬羣臣古人淳質舞以達懽欣不必合度臻好故人人可爲之不差不及也張燕公詩云醉後懽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又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頽醉後

涼風起吹人舞袖回盡舞者曲折益盡奇妙非有師承不可得故士大夫不復起舞矣或有善舞者人以其似樂人所爲古人之歌亦復如是節奏簡淡故三百篇可以吟咏緣時未有新繁之聲是可善自新變聲作日益繁靡欲令人彌置繁聲以三百篇爲法何可得也隋以前南北朝舊曲猶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之類豈不簡淡自唐以來此等曲辭大率不入聽矣又但知畏聞古韶夏之類直恐見之未能忘味也胡瓊善琴教人作

采蘋鹿鳴等曲稍蔓延其聲傍近鄭衛雖可聽非古法也近世樂府爲繁聲不已又加重疊謂之纒聲促數尤甚固不從容一唱三歎矣大學諸生承胡先生之教許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摩然所奏唯鹿鳴采蘋數章而已諸生因緣爲鄭衛聲聞者疑之或以相問有戲之者曰此無他直纒聲鹿鳴采蘋劉真之詩話

事實類苑卷十九

事實類苑卷二十

宋 江少虞 撰

典禮音律

笛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篴適使易持李善注謂篴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篴故使易持此說謬也笛安可爲馬策篴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篴故潘岳笙賦云修篴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篴適者餘器多裁衆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

邁五音皆具當邁之上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二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箎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横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

所加孔後出是爲商聲五音畢而沈約宋書亦云京房

備具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空

竹篴以融約所紀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

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横設而有五孔又不知

出何典據

審聲

五音宫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

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

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調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别爲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北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

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皆咏之然後以聲依永爲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纒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

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時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寳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調詩三首獨無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寳釵空乃是云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惟閭巷閒歌謡及陽關擣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

相諧故也

二

古樂有三調聲爲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惟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

三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

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樂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宣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四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仍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輙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

今虞美人操盛傳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何如者為吳音

五

前世遺事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宫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八十四調葢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諭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内黄鍾太簇林鍾宫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

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
絃始喻元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
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
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
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
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懐智琵琶譜
調格於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
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

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六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卻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度律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部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音也

七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

律各具宮商角徵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内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卻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黄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大簇之間下四字近

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凡字爲黄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下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鐘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黄鍾之簴有大吕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古之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寳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

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筆談

九

元豐三年七月命劉几范鎮定樂八月凡言太常鐘聲三等王朴一李照二胡瑗阮逸三王樂之太高太祖皇帝所常言不待論而後明仁宗皇帝景祐中命李照定

樂乃下律法以取黄鍾聲見時人習舊疑其太重照樂由是不用皇祐中阮逸定樂比王朴徵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議其鬱弇内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然王朴鐘磬太髙聖人作樂必紀中和之聲所以道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髙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乃請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又禮官楊傑言金聲闕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

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降天失之則洪匏聲闕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聲為度以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過其聲故先儒云依八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倣樂清詳人樂以歌為本聲必依永律必和聲元豐聖訓

乾德樂

乾德四年闕禮樂節刋正闕備有司奏其詞典但少

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年按樂禮

朝會登歌用吾 闕 郊廟 闕 瑞迴伏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 闕 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請 玉壺清話

二

乾德四年詔太常寺太廟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契丹之亂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御乾

元殿始用雅樂登歌國朝聞見録

馮言善琵琶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貌山立其子言時浮俊無檢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及者父貽書戒之畧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中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則以纏頭繖縚隨衆伶給之言置繖縚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箔回告於父曰能爲言進此伎於天子否凡賔僚飲聚長爲

不速酒酣即彈琵琶罷能作詩品然而自謂曰馮三絶及撰昭憲大后謚議舉歎服玉壺清話

律中生六事

律管假氣之管以銅爲之古則以銅玉爲者防人增減今法有失耳用十二管始以黃鍾之律是十一月子律長九寸十分之一圍九分黃鍾帝使伶倫斷解谷之竹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雌雄各六故十二律呂也一於律中且歴所數二律中生聲樂三律

中生禮四度其長短生分寸尺丈引也其法本取律管中容黍之廣度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也五量多少生其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先黄鍾之龠實黍中者一千二百粒盛龠中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其器用銅方内而圓其外有厎音桃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狀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

象也六稱法生平律中取黄鍾之重龠容一千二百粒
黍重一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
一鈞四鈞爲石也古之爲鍾之法形如環珠爲肉孔爲
好肉厚而好少也鍾者稱之權也都謂之權衡衡即稱
衡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同名也取同之名以合於同
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變其
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焉是以帝王和如
聲律謹於三量慎於法度惟今聖朝能行焉諸國之異

制則不混同也陰陽既和時序大順不外於物必納於歸故也曰以利兆民正天下於一同四海之歸也贊寧要言

嘉量

周之用深尺内方尺而圓其外不實六十四升積百三分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深尺十寸之尺也内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闕相往來之數也其臀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聲圓也必爲

耳於左右者欲其聲𦖋韻也亦猶鍾之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内而圓其外其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尺寸之别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夫耳者謂升合耳形附於斛之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寸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一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狀似爵者謂如爵也今之所闕深八分一釐亦一方分置算上下二者謂斛在上并

升合爲三也斗在下升合爲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同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升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下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右上而升在左下宗羲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斗斛非是而欲考正黄鍾安可得也東齋紀事

九鼎

九鼎國之厚寳也古之帝王必鑄鼎然有多例一鑄鼎煉丹以求仙去如黄帝是也一以爲烹熟品飪如陪鼎

以食是也一鑄鼎象物以作國圖而天下之美惡如大禹鑄九鼎是也一奉供宗廟如祭器是也然其取出五金如東漢𣻗湖黃金鼎黃帝煉昔山之銅以鑄鼎則清金也其次鐵鼎尊卑共用唯白金無聞焉爾雅白鼎絕大謂之鼐圜合上謂之闕注鼒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釴注鼎耳在表也斂足者謂鬲注鼎曲脚也夏是則成湯郢天子位還遷九鼎於亳都至大闕而有惡德蓋以品代君也殷亡遷鼎於洛也夏都平陽及安邑如夏

桀亡鼎遷於亳乃闕也此來論是殷凡幾遷都鼎遷來其地多不明白惟周遷商鼎分曉焉禹鼎制度則左傳所謂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知之故民人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莫能逢之則於揚州鼎象章江怪物牛渚磯水府獨鰐蛇蟲蜮皆鑄形書處令楊州之民懸防也故王子年拾遺云上古鑄鼎器皆圖鵰形出幽州羽山之北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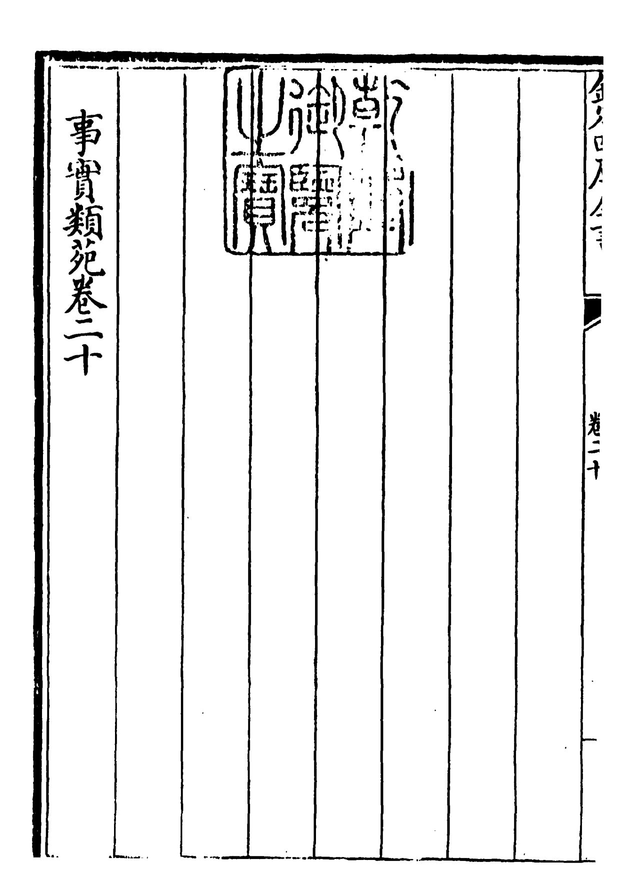
如雄行不踐他其聲似鍾磬笙竽也然鵲不聞災害圖
之奚利郭通曰此不害物虫入必兆災福得民預知苟
鑄幽鼎必圖弁山之暴器也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鬼
神猛鷙之物抑又每州民户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
語云九鼎寶器必由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得周九
鼎自然業次如九州户籍圖書也或問鼎之大小郭通
曰昔周微弱秦武王以兵臨周以求九鼎王患之顏率
說齊來救及秦兵退顏率謂齊曰夏亡鼎歸商商滅歸

周其數九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也鼎未入齊必經魏魏豈不愛鼎耶由是觀之鼎大可知也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及秦武王有闕好力士及平韓取置陽遂窺周室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武王絶臏而卒可以對舉之者知其小也或問曰周武王遷商鼎闕有令及郡知渡何河耶通曰如顏率言一鼎用九萬人士卒師徒器械備具焉詳闕時造舟馬梁越明泮而至洛必矣雖遷徙至河南時安置未得所成王定鼎於郟

郟城也或問爲在朝廟耶通曰雖云左宗廟右社稷凡宮室有東西廟曰廟置在宮闕廟也是以後語謂之發器後世謂之大寶之器言龜與鼎也或問曰二周鼎何所通曰帝王世紀中秦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赧王取九鼎事頗蒙昧或問曰漢桓平何言鼎沒泗水耶通曰秦本記亦云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鼎不獲巳而漢武汾陰獲鼎東漢潗湖獲黄金鼎焉累朝所得皆制度輕小鼎也梁書何子李隱逸武帝闕之請更鑄九

鼎曰鼎者神器有國之先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六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受五石三斗至天后朝梓橦縣江中獲鼎受十六斛篆文曰王李五百代至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勑鑄九鼎成計用青金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焉豫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兾州名武興雍州名長安兖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揚州名江都荆州名金陵梁州名成都惟豫州鼎大八州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斛鼎上各圖寫本州

産物之象鍾紹京等題請各鼎用十萬人牛象等自𤣥武門外曳入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向安置焉𤣥宗開元薛謙光獻九鼎銘冀州鼎銘以豫州鼎銘武后所製有𤣥宗御名便爲符瑞請付史館明皇甚悦焉乾元中三殿上安銅鼎上津汚流占曰必雨之候果信矣此又小鼎也贊寧要言



事實類苑卷二十